



且试天下

倾泠月◎著

QIESHU TIANXIA

I

新新 侠 苍茫残局虚席待，一朝云会夺至尊。且视天下如尘芥，携手天涯笑天家。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

作者说

倾冷月,出生于湖南湘潭,读书时学的是会计专业,却从未从事过一天会计工作,曾于广东流浪数年,现于家乡小城某公司就职。

从小喜爱看书,有时不满故事的结局便爱自己另想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的结局,久而久之养成了这等爱胡思乱想的习惯。想得多了,以至某一天突发奇想:自己也写篇小说吧。便有了第一篇小说《倾冷月》,写完了不问成就只是感慨自己很会写字,一下子就写了三十多万字,于是继续胡思乱想,得了《且试天下》。

人愚且笨兼不学无术,是以文字拙劣,还请看官多多谅解。

QIE · SHI · TIAN · XIA

倾泠月作品



小椴作品



责任编辑：林 云 孙 迎

特约编辑：崔晓燕

封面设计：8000 · 小贾

且试天下

一

QIESHI TIANXIA

倾冷月◎著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且试天下. 1/倾泠月著.

—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07.4

ISBN 978-7-5391-3727-8

I. 且... II. 倾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3147 号

且试天下 1 倾泠月/著

策 划 张秋林

责任编辑 林 云 孙 迎

特约编辑 崔晓燕

插 图 异 境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 394 千字

印 张 19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3727-8

定 价 23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服务热线:0791-6524997)

第十二章·有女若东邻·128

第十三章·落华纯然·140

第十四章·采莲初会·151

第十五章·枝头花好孰先折·162

第十六章·高山流水空相念·173

第十七章·归去来兮·184

第十八章·风园惜云·195

第十九章·白凤重现·208

第二十章·人依旧情已非·220

第二十一章·惘然无回·231

第二十二章·无回之决·241

第二十三章·道是无缘何弄人·250

第二十四章·无畏何畏·262

第二十五章·四国初会·273

第二十六章·无回星会·281

第二十七章·微月夕烟·292

第一章·白凤夕·9

第二章·黑丰息·20

第三章·一夜宣山忽如梦·29

第四章·惘然时分梦已断·39

第五章·剑先如雪人如花·50

第六章·朝许夕诺可有期·60

第七章·落日楼头子如玉·72

第八章·借问盘中餐·84

第九章·几多兵马几多悲·94

第十章·断魂且了·106

第十一章·春风艳舞·116

目

CONTENTS

录



子夜，星子如稀疏的雨点，点缀于漆黑的天幕，一轮冰月当空悬挂。东朝第一高山——苍茫山，在星月的映射下，笼着一层薄薄的银色轻纱，仿佛一块挺峭的玉屹立于王域平原之上，尊贵、高岸而圣洁，无愧于它“王山”之称。

高高的山顶上，此时正坐有两名老者，皆是年约六旬，相貌清癯，眼眸中闪着平和而智慧的光芒。一着白袍，一着黑袍，隔着一丈之距。中间是一块方形的巨石，顶部不知被何物削得平平整整，刻画成棋盘，上面密密地布有许多棋子，每一颗皆是大小一致的圆石。

这是一局下至一半的棋局，双方势均力敌，鹿死谁手犹不能知。

“这么清朗的星月久已不见了！”左边白袍老者沉思的目光忽从棋局上移开，抬首仰望满天的星月，感慨万千。

“夷靡乱世，难有清朗！”右边着黑袍的老者也移目于空，“子时已过，也该来了吧。”语气中略带一丝期盼。

老者的话音才落，天幕之上忽然星芒大起，当空跃起了一颗明星，刹时星光直贯九天。那一刻，星光竟盖过了那一轮皓月，瞬间照亮了整个天地！

“出现了！出现了！”

白袍老者目光炯炯地注视于那一颗星，原本淡然平静的脸上有着一丝无法抑止的激动。

可就在此时，天幕上忽又升起了另一颗星，同样的光芒万丈，同样的炫烂夺目，似整个天地间只能容它一颗星一般亮得不可一世！

“看！也出现了！也出现了啊！”

黑袍激动地站起身来，手指着天幕上的明星。

“终于都出现了吗？”

白袍老者也站起身来，看着天幕上那两颗耀比朗月的星星，它们遥遥相对，互比光辉！

“终于出现了！这个乱世终于要结束了！”黑袍老者喃喃地喊叫着，看着天上的两颗星星，脸上呈现出一种呼之欲出的兴奋。

“乱世将会结束于它们手中，可九天之上却注定只能存一颗王星！当星辰相遇，谁会陨落？”白袍老者抬手举高似要抚上天际的星辰，语气中有着激动也有着对

未来无可捉摸的疑虑与希望。

而天空中那两颗闪亮的星星忽然慢慢收敛光芒，不似刚才那般耀眼夺目，但依然比周围的星星要来得明亮！

“星辰相遇谁会陨落，那由命运来定夺！”黑袍老者收敛起满怀的激动，目光看着天际的星辰，声音仿如从远古传来，悠长而深沉。

“命运吗？”白袍老者目光眷恋地看着天空中那两颗星星，隐有一种惋惜与怅然。

“这盘棋还下不下？”黑袍老者收回目光，视向身前的棋局。

“不下了。”白袍老者扫一眼棋盘，然后手指向天空，“这盘棋由它们来下！”

“它们吗？”黑袍老者看看棋局再看看天空，淡淡一笑，“也好，就留着它们来下吧。”

“我们下山吧，该是你我去找他们的时候了。”白袍老者最后看一眼天空上的星星，然后转身准备下山。

“找到他们后，是不是他们之间的胜负即是你我之间的胜负？”黑袍老者平和的目光忽射锋芒。

“那还用说吗？你我相争数十年，却仍胜负未分，这最后的半局棋便由他们来下，定我们的胜负，也定这个天下的——归属！”白袍老者回头笑看黑袍老者，那样的云淡风轻，却又是蕴意悠长。

“好！”黑袍老者颌首。

两人飘然而去，只留下苍茫山顶那一局残棋。

以后凡登上苍茫山的人看到这样一副棋局时皆感诧异不已，但谁也没有去动它。能登上东朝第一高山的人不多，而登上去的人也非凡俗之辈，既然有人留下残局，那自还会有人来把它下完。

许多年后，有两个人沿着命运的轨迹，终于相会于苍茫山顶，面对命运留给他们的棋局。

此时正是东朝祺帝仁己年。

东朝自始帝建国传至祺帝已有三百多年。始帝雄才大略，武功盖世，东征西讨，伐敌抚众，而得以建立幅员辽阔的东朝帝国。

帝国建立后，始帝论功行赏，封七位功勋最为显赫的部将为王，划分属地，以其姓为国名，分为皇、宁、丰、白、华、风、南七国。并以得自北海海底之墨铁铸成八面玄令，其最大一面号为玄尊令，为帝拥有；其余七面小令号为玄墨令，分七国之主。分令之时，帝与七王歃血起誓：玄尊令出，七国俯首！

始帝后，成帝、观帝、言帝皆为一代明主，广纳良材，体察民情，轻徭薄税，政治清明，各诸侯国安守本分，忠心帝室，东朝在他们手中日益强大而昌盛。

传至中期至帝、益帝、齐帝、兆帝却皆无十分才干，能守成已是难得。而至嘉帝、喜帝、夷帝却是一等荒诞之主，贪图安逸耽于享乐，疏于政事，任一干奸佞之臣

把持朝政，一个强大的东朝帝国便一日日衰败下来。

后至礼帝，好大喜功，且喜奢华，每次出巡，必修华宫，劳民伤财。且两次挥军出征蒙成，却都大败而归，反弄得国内民不聊生，怨声四起。而各诸侯也渐生异心。先是宁国宁王挥军而起，要杀上帝都，取而代之。而礼帝却不待宁军杀到金銮殿，那酒色腐蚀的身子便因惊恐过度崩于奢丽的驰龙宫。

太子景即位，是为景帝，发出玄宗令，号令六国诸侯，挥师擒逆，终集六国大军，击退宁军。宁王败而亡身，其封地为邻近之丰、皇、风三大国吞并。

平定宁国叛乱后，各诸侯势力坐大，景帝虽有鸿图之志，奈何东朝已是百病缠身之残躯，且在宁王之乱中胸中一箭，缠绵病榻，不及三年便驾崩，未有子息，皇弟厉王继位，是为厉帝。

厉帝性残暴，不喜金银美女，却独喜围猎，而其围猎却非猎兽，而是猎人！以活人分散于猎场，率群臣将士围而猎之，得头颅多者胜！若有猎得活者，则饮酒庆功时开膛破肚，众哗取乐！

一时国民愤怒，各地时有义军。然东朝经两次蒙成之征，再经宁王之乱，帝之本部大军已近全耗，厉帝只得再请诸侯出兵镇压，各诸侯国便更是明目张胆地招兵买马，争相伐之，以扩充自己的领地与财富，且时有相攻互伐之事，而帝此时已无力束约各国。

厉帝十一年，帝在秋吉围猎时被暴民围杀，帝被斩为碎尸，史称“秋吉猎变”。

此乱后，太子祺登基为帝，却发现玄宗令失踪，于是各国皆不尊，皇帝之位便形同虚设。强大的东朝帝国四分五裂，进入六国各自为政，互为倾轧的乱世。

东朝域土广阔，中是以帝都为中心的祈云十洲，此为皇帝所直辖管制的王域；北为白国，土地一千顷，城池十座；西为丰国，土地三千顷，城池三十六座；西南为风国，土地二千二百顷，城池二十座；南为皇国，土地三千顷，城池三十四座；风国与皇国中央华国，土地二千顷，城池二十座；东为南国，土地一千二百顷，城池十座。六国以皇、丰二国疆土最广，国力最强，以华国最富，风国居中，而白国、南国则较弱。

玄宗令失踪后，天下群雄莫不想夺而得之，以号令天下。



刚立秋,天气依然十分炎热。正午时分正是一天中最热之时,白花花的太阳晃得人头晕目眩,人们莫不躲在家中午休纳凉,而苦命在外的,莫不想找个地方遮遮阴,避避暑。

“燕瀛洲,交出至尊令!”

白国西境宣山脚下,浓密的树林中传出暴喝声,声音十分粗嘎难听,若林中有酣睡者,想来也应被这声音给吵醒了。

树林深处有数十名大汉团团围着,有戎装将士,有儒袍书生,有作商贾打扮的,还有的像庄稼汉……服装不一、神态各异,相同的是手中刀剑皆指向圈中之人。

被他们围在中央的是一名约二十七八岁的黑衣男子,手执三尺青锋,挺身昂立,面色冷峻地看着众人。他身上已多处受伤,从伤口中流出的鲜血已染红脚下的草地。

而围着的众人目光却多数集中在黑衣男子背着的包袱上。

“燕瀛洲,将背后的包袱留下,我放你一条生路!”那戎装的看起来像个将军的人大刀一抬,指住黑衣男子——燕瀛洲。

那被唤作燕瀛洲的男子脸上浮起一丝浅笑,带着一股冷冷的嘲讽:“曾闻华国曾甫将军每破一城必屠城三日,刀下冤魂无数,难道今日竟对燕某格外慈悲了不成?”

那曾将军被冷刺一番不由面上一红,待要分辩,偏偏人家说的却是事实。

他身旁一蓝衣儒生折扇一挥,斯斯文文地道:“燕瀛洲,今日你定难生逃。识时务便将至尊令交出,我们还可让你死得痛快一些!”

“燕某当然知道今日难逃一死,但公无度,你扇中之毒害我二十名将士,我便是死也要取你狗命!”燕瀛洲手中青锋一扬,剑指公无度,目中光芒却比手中宝剑来得更冷更利!

公无度扇下杀人无数,可此刻对着这样的目光,竟不由胆寒。

而周围众人都不由自主地握紧手中兵器,全神戒备,毕竟皇国“风霜雪雨”四将名震天下,而作为四将之首的“烈风将军”燕瀛洲更是武功绝伦,曾在青城一战中,

以一杀敌三百！

“燕瀛洲，任你是武功盖世，但今日你已受伤，且我们人数众多，谁胜谁负早已明了。”那似庄稼汉的人拔出鞘，“各位，何须怕了他！咱们并肩子上，将燕瀛洲斩了，各取一块，回去好向国主请功！”

“好！林大侠说得有理，斩了燕瀛洲，至尊令自是我们的！”那似商贾的人从腰上解下软鞭，手臂一挥，长鞭已迅猛飞出，直取燕瀛洲背上的包袱。

“并肩子上呀！各位，此时可不是讲什么君子风度之时！”那曾将军一挥大刀，直劈燕瀛洲面门。

“好！”其余众人纷纷出手，兵器全往圈中燕瀛洲身上刺去。

而燕瀛洲虽身受重创，仍身手敏捷，但见他身形微侧，左臂一抬，那缠向后背的长鞭便抓在手中，然后身体迅速一转，手一带，那商贾模样的人被他大力拉近挡住曾将军刺过来的枪，再接着右手一挥，青铜剑已架住侧面砍来的刀剑，力运于臂，“去！”一声冷喝，那些砍在剑上的刀剑齐齐震动，持刀剑的那些人只觉虎口剧痛，几握不住，迫不得已，只得撤回，身形后退一步，才免失兵器之丑！

这些燕瀛洲做起来不过是转眼间便完成，动作干脆利落。

“杀！”

不等燕瀛洲喘息，刚才一直围在圈外的一名年约二十三四岁的白袍小将一挥手，立在他身后的五名侍卫便齐齐跃出，逼向燕瀛洲，人未近身，炽烈的刀风已刺得人肌肤生痛，足见这五人功夫之高。

“我们也上！”那公无度一挥折扇，便欺身杀进圈中，其余那些本来还在观望的人也一挥刀枪全杀向燕瀛洲，只有那个白袍小将依然置身于外，目光一刻不离地盯着圈中。

被十多人围杀于圈中的燕瀛洲，宝剑翻飞，带起炫目的青光，刺向所有敌人，剑所到之处，必有人哀嚎，必带出一片血雨！

看着场中混乱的打斗，白袍小将暗自点头，只是目中光芒却更为锋利！

“哎哟……哎哟……”

“他妈的！燕瀛洲！你不要命了！”

只闻得场中阵阵惨叫怒骂，那些武功稍低的已倒下不少，地上已是腥红一片。而燕瀛洲自知今日难逃一死，因此只攻不守，完全是拼命的打法。只是他本已受伤，拼命使力的结果是身上伤口裂得更开，血流如注，他脚步所到之处，草地便变为红地，而他的人已渐渐力不从心，疲于应付，不多时，他身上便又多了几处伤口。

“燕瀛洲！拿来！”

只听得一声厉喝，公无度瞅准机会，铁扇如刀直直刺向燕瀛洲前胸，但见燕瀛洲身形微微一侧，似要闪过，但还是慢了一点，铁扇刺入他肋下。

公无度一见得手，正暗自高兴时，忽觉胸口一阵剧痛传来，低首一看，燕瀛洲的青铜剑已没柄刺入他胸口。

“我说过必取你狗命！”燕瀛洲咬牙道，他竟拼着受公无度一扇也要杀他。

“你……”

公无度刚张口说出一个字，燕瀛洲却迅速抽剑，血雨喷出，洒了他一身，公无度眼一翻倒了下去。

燕瀛洲抽剑即往身后架去，却终是晚了一步，左肩一阵刺痛，竟被曾将军大刀从背后深深砍入，刹时血涌如河，整个人已成血人！

“竟从背后偷袭！亏你还是一国大将！”燕瀛洲吸一口冷气，怒目而视。

“哼！此时有谁是君子！”曾将军毫不羞愧地一声冷哼，大刀还深嵌在燕瀛洲体内，看着刀下已是身负重伤任人宰割的敌人，心中一阵快意，左手探出直取对方肩上的包裹，“你还是……啊……”

话还未说完，但见青光一闪，曾将军一声惨嚎，晕死于地——他的双手已被齐腕切下！

燕瀛洲左手反手一拔将嵌在背后的大刀拔出，随手一抛，扔在地上，大刀上还留着曾将军的断手，周围人看着不寒而栗，皆往后倒退一步。

而燕瀛洲终于力竭不支，单膝跪于地上。虽是如此，但他依然以剑支身，抬首环视周围的敌人，一双眼睛射出嗜血的光芒，凌厉而狠毒。周围的人都被他气势所压，竟不敢妄动。

终于，燕瀛洲慢慢喘息着站起身来，握剑于手，那些人不由自主地又往后退去。

“来吧！今日我燕瀛洲能尽会各国英雄也是三生有幸！黄泉路上有各位相伴也算不寂寞！”

燕瀛洲看着众人发白的脸色，一阵冷笑，手中的剑抬起，直指前方，而站在他前方的那位林大侠竟自后退，喉结上下浮动，畏惧地看着眼前仿如染血修罗的燕瀛洲。

“啪啪！啪啪！”

正在僵持时，林中忽然响起击掌声，众人转头望去，圈外三丈之处立着一位白袍将军，无视各国众人，他眼睛直直地盯着燕瀛洲。

“燕瀛洲，你果然英雄了得！与其死在这些无能之辈手中，不如让我来成全你的英名！接我的‘穿云银枪’吧！”

话音刚落，他身形已动，手持银枪，直飞向燕瀛洲，仿一束穿破万里云空的白光，迅捷而美妙，夹着无可比拟的凌厉！

燕瀛洲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原地，右手紧紧握住剑柄，等待着银枪，他不能躲也躲不过！他只能站着等，等着银枪刺入他的心脏！但是……但是他燕瀛洲的剑也一定要刺入敌人的心脏！

银枪灿目，即将要刺入燕瀛洲身体时，忽然空中闪过一抹白电，人还来不及看清便已消失，然后他刺出的银枪落空，燕瀛洲也失去身影。

这一变故来得那般突然，众人一瞬间皆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。而那白袍小将依然维持原有的动作，银枪直直平伸，仿佛刺入敌人身体，但事实上他什么也没有刺中。他眼睛盯着枪尖，似不敢相信自己全力一刺竟会失手，而且连对手是谁、在

哪儿都不知道！

“咯咯……咯咯……”

正当众人痴呆站着时，闷热而腥气熏人的林中忽然响起了一串清冷的笑声。一瞬间，所有人都觉得仿若有清凉的微风轻扫而过，腥味淡去，鼻尖竟似能闻到一丝清新的淡香，又仿若有清冽的冰泉轻泻而过，闷热退去，全身竟似浸入清寒的水中，一股凉意便从心底沁出。

“真有趣！一觉醒来，竟能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呆熊！”

一个清亮的声音响起，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三丈外的一棵高树上，一名年轻的白衣女子倚枝而坐，长长的黑发直直垂下，额际以黑珍珠串着一枚雪白的弯月形玉饰，一张脸清俊非凡，口角含着一丝讪笑，一双眼睛半睁半闭，带着一种慵睡才醒的懒洋洋的神情看着众人。

“你是何人？”那林大侠扬声问道。

“南国林印安林大侠？这时候倒是挺身而出，刚才对着人家的三尺剑锋怎么反倒后退了？”白衣女子不答反问，手一挥，一物飞起落在她手中。

众人此时才看得清楚，原来她手中抓住的正是燕瀛洲，此时已晕死过去，腰间缠着一根长长白绫，想来刚才正是这女子以白绫救走了他。

“你……”林印安老脸一红，羞窘难当。

“啧啧，这燕瀛洲虽是英雄了得，可此时竟也给你们这些狗熊整得只剩半条命了，真是可怜啊！”那白衣女子单手提着燕瀛洲，细细地打量着，还一边摇头惋叹，一个一百多斤的大男人给她提在手中竟似提着一个婴儿一般轻松。

“你这臭婆娘不想活了！”一个粗嘎的声音响起，只见一身材粗壮的大汉排众而出，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喝叱着。想他们全是各国名声响当当的人物，此时竟给她一句话便全骂成了狗熊，如何能不生气？

“臭……唔……”

那大汉还要开口，众人只见绿光一闪，“啪！”的一声，他一张嘴竟给一片树叶严严实实地封住了。

“你说话的声音实在太难听了，我不爱听。”白衣女子将燕瀛洲随手往树上一放，然后挥挥手道，“而且你说话的口气实在太臭，所以闭嘴为好！”

“扑哧！”

有人忍俊不禁，但碍于大汉一脸凶相而收敛。

而那大汉一张脸憋得像猪肝，伸手撕下嘴上的树叶，一张嘴竟还麻辣辣地痛，心中是又惊又怒，但却真的不敢再开口。这白衣女子随便一片树叶便封住了自己的嘴，足见其武功已至摘叶飞花、伤人立死之境界，而自己却连人家怎么出手都没看清，高下已分，若非人家手下留情，或许自己此时已和公无度同路了。既然不敌，再出声不过是自取其辱，不如看看情况再说。

“这位姑娘，今天在这儿的人也都非无名之辈，姑娘武功虽好，但双拳难敌四手，因此你又何必多管闲事，不如走你自己的路去，同时也卖个人情给诸位，他日青

山绿水也好相见。”那商贾模样的人却和气地劝道。

“何勋何老板就是会做生意，几句话真是说得‘合情合理’，让人不动心都难，难怪你家‘天勋镖局’的生意那么红火。”白衣女子对着那何勋点点头道。

那何勋闻得此言不由松了一口气，要知他跑江湖一辈子，谁有几两重自也是能看个八九不离十。这白衣女子对着他们这么多人依然谈笑风生，而且就从她的出手来看，绝非平常之辈，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何况自己的目标只在至尊令上。

“只是……”在众人松一口气时，白衣女子忽又拖长声音来个转折。

“只是什么？”何勋依然和气地问道，一颗心却给吊起来了。

“只要你们能赔偿我的损失，我自然离去。”白衣女子闲闲地笑道。

“这个容易，不知姑娘要多少？”何勋暗自一笑，原来也是个爱钱的。

“我要的实在不多。”白衣女子伸出一根纤指。

“一百银叶？”何勋问道。

白衣女子摇摇头。

“一千银叶？”何勋再问。

白衣女子再摇摇头。

“姑娘难道想要一万银叶？”何勋倒吸一口气，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。

“非也非也。”白衣女子叹息着摇摇头道。

“那姑娘……”何勋也不知道她到底要多少了，总不能要一百万银叶吧？

“何老板真是个生意人，除了黄白之物外就不能说点别的吗？”白衣女子手中白绫缠来绕去的，众人的心也是时紧时松。

“还请姑娘明示。”

“唉……”白衣女子长长叹一口气，似为何勋不能领会其意而颇有些遗憾，“本来呢，我正在午睡，好梦正酣时却被你们给吵醒了，其实一个梦被打断也没什么吧，何老板？”

何勋点点头，眼睛盯着这个一脸欢笑的人，不知道她到底要说什么。

“问题就在于这个梦啊可是千年难得一遇啊！”白衣女子忽地收敛笑容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，“你们可知道，我正梦见我被西王母邀请上昆仑仙山，品琼浆玉液，赏仙娥歌舞，真是好不惬意哦，最后她还赐我一颗瑶池仙桃，可就在我要接过这仙桃时，你们却闯进来打断了我的美梦，害我没有接着，你说这严重不严重？何老板！”

“什么？臭婆娘，你这不是在耍我们？”林印安一听此话不由怒声骂道。

“啧啧……”白衣女子摇摇头看着林印安，脸上重新泛起一丝笑意，“我哪里在耍你们？我是很认真的哦，要知道这瑶池仙桃可不同一般，吃了就可以长生不老、位列仙班，你说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啊，可就因为你们，害我没吃到，这损失有多重啊！所以当然得你们赔给我！”

“难道姑娘要我们赔你一颗瑶池仙桃？”何勋脸色一变，不再一脸和气，而带着几分阴森。

“当然！”白衣女子手一挥，白绫在空中舞出一颗桃形，“只要你们把瑶池仙桃赔

给我，我立马就走人，这燕瀛洲、玄尊令什么的全与我无关了。”

“看来姑娘是打算管定闲事了！”何勋脸色一冷，一双手暗自握起一把暗器，“只是何某最后奉劝姑娘一句，此刻在场的几已齐尽六国英雄，姑娘这一管可是要将六国全得罪了，天下虽大，但到时姑娘可要无处藏身了！”

“六国英雄齐聚一堂呀，真是荣幸！”白衣女子闻言却仍是笑意盈盈，“可是我这人向来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实在看不出几位哪里英雄了！”

何勋本以为此言一出，那女子再怎么武艺高强，也应有几分顾虑才是，谁知她倒生出一脸的兴趣，竟毫不将六国英雄放在眼里，反出言相讥。

“敢问是风女侠吗？”那自白衣女子现身后一直沉默的白袍将军忽然出声问道。

“咦？你认识我？”白衣女子移眸看向他，算是承认了自己是他口中的“风女侠”。

那白袍小将忽垂下银枪恭恭敬敬地向她行了一个礼：“‘素衣雪月’白风夕，天下皆知，何况小人。”

此言一出众人不由皆是一震！尤其是何勋，不由庆幸自己手中的暗器刚才没有发出，否则……这一把毒砂肯定全回到自己身上了！

要知道当今武林中名声最响的便是风夕与丰息，因他二人名字同音，容易混淆，武林中人便根据他们的衣着而将风夕称为“白风夕”，丰息则称为“黑丰息”，合称为“白风黑息”。他们成名已近十年，为当世数一数二的武功高手，本以为定是中老年之人，谁知白风夕竟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子！

“嘻嘻，你不用这么有礼，你们赔偿得我不满意，说不定我这白绫就会缠到你的脖子上呢。”风夕坐在树枝上，两条腿左摇右晃的，身后长发随着她的身动而微微摆动，“看你手持银枪，大概是丰国那位‘穿云将军’任穿云了。”

“正是穿云。”白袍将军任穿云依然恭敬地回答，然后问道，“风女侠也对玄尊令感兴趣吗？”

“我对玄尊令不感兴趣。”风夕摇摇头，“只是这燕瀛洲极对我胃口，任他命丧于此实在可惜，所以呢我想带走他。”语气极为轻描淡写，仿佛要带走燕瀛洲就如顺手带走路边一枝花一株草一般容易，六国英雄在她眼中有如无物。

“放屁！你说你是为着燕瀛洲，其实还不是为了他身上那块玄尊令！这种托词骗三岁孩儿还差不多，老子面前就省省吧！”一名满脸胡须的大汉闻言不由张口骂道。

要知在场所有人都为这玄尊令而来，有的是自己想得，有的是为重金所买，有的是遵国王令。“得令者得天下”，这是多么诱人的前景，即算自己不能号令天下，但六国之王谁不想为这万里江山之主，自己只要将这玄尊令赠或卖与任一王，那财富地位自是会滚滚而来！

“好臭的一张嘴！”

只听得风夕淡淡地说道，然后一道绿光闪过，直向那胡须大汉飞去。那胡须大汉眼见着树叶飞来，直觉要闪避，可还来不及动，那树叶便“啪！”地贴在了嘴上，一